



册府元龟
卷之九百六
至八

13
849
294



門 4 8
849
294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疾疹

禳厭

假告

疾疹

夫人肖天地而生合五行之氣故陰陽不和神靈不
清則百疾生焉是故洪範謂之六極墨子記其多方
若繇此而去軒冕之途絕婚姻之禮終身沈痾至於

總錄部

短折死者此乃仲尼與斯疾之感衛疾有將鼓之惡良可悲也

魯季孫行父禿

晉卻克眇

衛孫良夫跛

曹公子手僂

荀偃躄也痺疽生瘍於頭

痺疽惡瘡

病目出

齊景公疥遂疔

疔疾

期而不瘳

卜商字子夏夫子弟子哭子而喪其明

衛繫不立惡疾也

繫衛侯之兄

冉伯牛魯人有疾孔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

矣大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再言之者

痛惜之甚

褚師聲子衛大夫衛侯為靈臺于籍圃與諸大夫飲

酒焉聲子韞而登席

古者見君解韞

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

人

是有瘡疾

若見之君將鼓之

鼓嘔吐也

左丘明魯人失明

漢杜欽目偏盲茂陵杜薪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

京師故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

詆乃為小冠高廣財二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

杜子夏而薪爲大冠杜子夏欽優游不仕以壽終
司馬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病常稱疾閒居
不慕官爵
馮立爲東海太守下溼病痺武帝聞之徙爲平原太
守
班伯成帝時爲定襄太守徵道病中風旣至以待中
光祿大夫養病
後漢李通素有消病自爲宰相謝病不視事
景丹爲驃騎大將軍從光武至懷病瘡在上前瘡發
帝曰聞壯士不瘡漢大將軍反瘡病耶

杜篤仕爲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窺京師
魏鍾繇有膝疾位至太傅
下蘭苦酒消渴疾位至游擊將軍散騎嘗侍
丁儀字正禮沛郡人也太祖聞儀爲令士雖未見欲
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
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爲不如與伏波子
楨太祖從之尋辟儀爲掾到與議論嘉其才郎曰丁
掾好士也卽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乎仕
爲右刺姦
賈逵爲弘農太守後爲太祖丞相主簿逵前在弘農

與較尉爭公事不得理乃發憤生癭後所病稍大自啓欲割之太祖惜達恐其不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癭九人死達猶行其意而癭愈大晉杜預患癭位至鎮南將軍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位至司徒

樂廣字彥輔爲侍中河南尹嘗有親客久闕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廳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卽角影也後置酒於前處謂客曰

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然意解沉痾頓愈

裴楷有渴利疾位至中書令加侍中

皇甫謐字士安因病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謐嘗上疏曰久癭篤疾軀半不任又脚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於今困劣終不仕

趙孟字長舒善清談其面有疵黥諸事不決皆言當

問疵面也

山玄山允皆濤之子玄不仕允爲奉居都尉竝少疴
病形甚短小而聰敏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
辭以問於允允自以疴陋不肯行濤以爲勝已乃表
曰臣二子疴病宜絕人事不敢受詔

庾袞字叔褒州郡交命皆不降志入林慮山中塗眩
發倚巖而坐柱杖將起跌墜崖而卒

謝安字安石本能爲雜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
名流愛其詠而不能及或手掩鼻以敬之位至太傅
王胡之字脩齡弱冠官有聲譽歷郡守侍中丹陽尹

素有風眩疾發動甚數而神明不損

魏詠之生而免缺仕至荊州刺史

殷仲堪吏部尚書師之子也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
動謂之牛鬪病積年仲堪爲晉陵太守衣不解帶執
藥揮淚遂眇一目

習鑿齒爲桓温荊州別駕以脚疾遂廢於里巷及襄
陽陷於苻堅堅素聞其名與釋道安俱輿而至焉旣
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曰
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

爾

宋何尚之爲臨津令高祖領征南將軍補府正簿從政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病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

謝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除吳郡太守以疾不之官

南齊巴陵王寶義爲揚州封晉安王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入故帝加除授仍以始安王遙光代之轉寶義爲右將軍領兵置佐鎮石頭

梁周興嗣爲給事中兩手先患風疽是年又染癘疾左目盲高祖撫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手疏治

疽方以賜之其見惜如此任昉又愛其才嘗言曰周興嗣若無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

何黥少時嘗患渴

陳徐世譜爲光祿大夫尋以疾失明謝病不朝

後魏李諧爲人短小六指因瘦而學願因跛而緩步因窘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長係子彥末年疾發舉體生瘡雖親戚兄弟以爲惡疾子彥曰惡疾如此難以自明世無良醫吾其死矣嘗聞惡疾蝮蠅螫之不痛試爲求之當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蝮以股觸之痛楚號叫俄而腫死

北齊西河王仁機生而無骨不自支持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也文宣天保初欲以爲中書郎
遇疾資產屢空藥石無繼廣雅有鑒識度量弘遠坦
平無私爲士流所愛歲時共贍遺之賴以自給竟以
疾終

唐鄧玄挺患消渴人因號爲鄧渴

封嘗清細瘦白類脚短而跛

盧炤鄰爲新都尉因染風疾去官處大白山中以服
餌爲事後疾轉篤徙居陽翟之具茨山著釋疾文五
悲等詞頗有騷人之風甚爲文事所重照鄰旣沈痼

攣癢不堪其苦嘗與親屬執別遂自投潁水而死

李洧正巳之從父也正巳死其子納犯宋州洧以其
州歸順無何背發疽得稍平乃大具糜餅飯僧於市
洧乘平肩輿自臨其場市人歡呼洧驚疽潰於背而
卒贈左僕射

漢張沆爲翰林學士沆雖躓疾出入金門五六年隱
帝未陽史遇害翼日沆方知之聽猶未審忽問同僚
曰竊知盜殺史公其盜獲否是時恟懼之次聞者笑
之

讓厭

天災流行歷代時有禳禱之術往册攸傳益天因咎
 徵之或興以厭當而為法六祈之義所以號變而徵
 福五行之氣所以克勝而迭至斯乃祝社祿而求永
 貞者也則有識洞幾微藝臻高妙明春秋之祥異辨
 海範之徵符不假命龜如指諸掌若乃五材汨亂六
 極交作孽非自構殃繇外興繇是稽考休嘉式昭康
 靖厥應如響信而有徵其或命屯數奇失德踰矩敗
 類致寇蹈非速禍雖罄巫祝之修其可以救歟
 漢董仲舒為江都相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
 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祈止雨反是

若剛

禁舉火及開北門
水灑人之類是也

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

勇之越巫也

史失其名

武帝時相梁災勇之曰越國有火

災即復大起宮室以厭勝之帝於是作建章宮度為

千門萬戶

果於大雨

賈惠河陽人為河內掾邑人息夫躬以宜陵侯就國

未有第宅寄居丘亭

丘空也

姦人以為侯家富嘗夜守

之

謂欲盜之
伺其便

惠往過躬教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指殺

伎為七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

斗持七招指祝盜

或招或指所以
求福非禍也

後漢郭憲光武建武七年為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

位忽回向東北舍酒一二溟執法奏為不敬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災與

郊同日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通甲能役使鬼神太守鮑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明府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亭祠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

楊統章帝時為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為郡求雨亦即降澍

樊英字秀齊南陽魯陽人隱于壺山之陽嘗有暴風

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舍水西向

湫之乃令記其日客後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

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術

郎顛北海人順帝時公車徵使對尚書顛對曰臣竊

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巳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

趨左右入玉井數日乃滅金精之變責歸上司上司大司

馬也建武二十七年改為大尉韓詩外傳曰司馬主天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故云責歸上司也

宐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于戚建井旗于桶也戚斧也西方至兵

故太尉執持楯斧所以厭金氣也井南方火宿也鳥隼曰旗也以火勝金故書弁星之文於旗而建之也

書玉版之策引白氣之異書祝辭於玉版也於西郊責躬求

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災為福也以

月丙午日
火勝金也

樂巴為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暎之
有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
市失火臣故因酒為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即以
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旦大失火于時有雨從東
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
趙彥琅琊人少有學術桓帝時琅邪賊勞丙與太山
賊叔孫無忌攻沒琅邪朝廷以宗資為討寇中郎將
督州郡兵合討彥為陳孤虛之法以賊屯在莒莒有

五陽之地

謂城南陽南武陽開
陽陽都安陽並近莒

宜發五陽郡兵

郡名
有陽

謂山陽廣陽漢陽
西陽丹陽郡之類從孤擊虛以討之資具以狀上詔

書遣五陽兵到彥推遁甲教以時進兵一戰破賊
晉郭璞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獲災轉禍通致無方
王導引參已軍事導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
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栢樹截斷如身長置寢處災可
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栢木粉碎桓彝與璞友善
彝每造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它處自可徑
前但不可廁上相尋爾必主客有殃彝後因醉請璞
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披髮銜刀設醮璞見

彛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彛亦死蘇峻之難

嚴卿善卜筮魏序欲東行卿筮曰君慎不可東行必遭暴害之氣而非劫也序不之信卿曰旣不必停宜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着船前求索止得駮狗無白者卿曰駮者亦是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正及六畜輩爾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忽然作聲甚急如有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墅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而序家無恙

淳于智字叔平善厭勝之術高平劉柔夜臥鼠嚙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爲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橫腕文後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臥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譙人夏侯藻母病困請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藻佈愕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速君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一人不出哭忽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旣集堂屋五間立然而崩應詹少亦多病智乃爲符使詹佩之誦其文旣而皆驗莫能學也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

苦智乃爲卦卦成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荆馬鞭者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疾者亦愈

韓友字景先善京費厭勝之術龍舒長鄧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意友爲筮之使畫作野豬著臥處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王陸病死已復魄友爲筮之令以丹畫版作日片置牀頭又以豹皮馬鄣泥臥上立愈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爲攻禱

伐空冢故城間得狸鼯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依女發時張囊著牕牖間有閉戶作氣若有所驅斯須之間見囊大脹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皮囊二枚沓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著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遂差宣城邊洪以四月中旬就友卜家中安否友曰卿家有兵殃其禍甚重可伐七十束柴積於庫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燒之谷可消也不然其凶難定洪卽聚柴至日大風不敢發火後爲廣陵領較遭母喪歸家其夜洪歛發狂絞殺兩子并殺婦又斫父妾二人

皆被創因出亡走明日其宗族往收殯亡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
玄文河間人也宋高祖圍慕容超其尚書令董銳勸超出降超大怒繫之於獄於是賀賴盧公孫五樓為地道出戰王師不利玄文說高祖曰昔趙攻曹嶷望氣者以為滎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嶷請降後慕容恪之圍段龔亦如之而龔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高祖從其言至城中男女患腳弱病者大半南齊顧歡解陰陽書為數術多効驗病邪者問歡歡

曰家中有書否曰唯有孝經歡曰可取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病者果愈人問其故答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

梁伯人方士也武陵王紀反舉岷蜀之眾由外水而下湘東王命伯人於長州苑板上畫紀形象親下鐵釘千支體以厭之
後魏王早明陰陽九宮明元時喪亂之後多相殺害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為設法令各無咎由是州里稱之

北齊慕容懷文以道術知名東魏時高祖與周文戰

於印山是時官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言於高祖曰赤火色黑是水色水能滅火不宐以赤對黑土勝水宐改爲黃高祖遂改爲黃所謂河陽幡者也斛律羨爲幽州道行臺僕射兄光爲祖班等誣其謀反後主詔盡滅其宗族羨未誅前忽令其在州諸子自伏護以下五六人鎖頸乘驢出城合家皆泣送之至闇日晚而歸吏民莫不驚異燕郡守馬嗣明鑿術之士爲羨所欽愛乃竊問之答曰須有禳厭數日而宐有此變

隋蕭吉善陰陽算術房陵王時爲太子言東宮多鬼鼠妖數見高祖令吉詣東宮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座有迴風從良地鬼門來掃太子座吉以桃湯葦火驅之風出宮門而止又謝土於未地設壇爲四門置五帝座于時至寒有蝦蟇夜從西南來入門并赤帝座還從入門而出行數尺忽然不見高祖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帝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王輔賢新豐人房陵王爲太子知皇后遺陽素金始有廢立之意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之象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之

內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

唐劉王文靜高祖武德二年為戶部尚書其家中妖

恠數見弟文起憂之遂召巫者於星月之下披髮銜

刀為厭勝之法其愛妾失寵以狀告其兄妾兄上變

故誅焉

李抱真貞元中為昭義軍節度使以久疾為巫祝所

惑請降爵以禳之章奏凡七上辭甚切至德宗難違

之故自簡較司空而授僕射

假告

急告寧休皆假名也說者云吉日告凶日寧然而五

日一休始於漢律一月五急著於晉令又若予賜之

典所以優禮大臣取請之文所以俯從私願至乃歲

時令節多遂歡娛公府餘閑頻得澣沐蔚為人澤率

由舊章其有省親故畱移疾當解或坐稽違之責或

擬避事之尤悉著于篇以懲不恪

漢石慶為丞相武帝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

無名數老四十萬公卿議欲徙流民於邊以適之帝

以為慶老謹不欲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

大夫以下

汲黯字長儒為主爵都尉多病病且滿者三月武帝嘗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嚴助為請告

馮野玉成帝時為琅邪太守帝長舅大司馬大將軍

王鳳顯權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

歸杜陵就醫藥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

而私自便便安也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時

在將軍幕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於鳳為野

王言曰竊見今月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謁者自自

吏二千石以上告歸寧道下得告也律不分別予賜予予告也

今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夫省

刑之意

首威也

夫三最予告令也

在官連有三最則得予告也

病滿

三月賜告詔恩也今告詔恩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

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律施行

去郡之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疑當賞不

之疑厚薄當賞則與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疑當罰不

則從厚當罰則赦之疑輕重釋廢棄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也也假謂

假託法律而致其罪也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

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

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風

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

始

後漢許荆字子張會稽人家貧為吏無有船車休假嘗單步荷擔上下清節稱於鄉里

魏李豐齊王芳時為侍中尚書僕射豐在臺省嘗多託疾時臺制疾滿百日當解祿豐病未滿數十日輒暫起以復臥如是數歲

王思正始中為大司農年老目暗又少信時有吏文病篤近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怒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恨意

晉王屺

音夷

字孝孫城陽人也初為護軍府軍士胡

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興穎川荀遂河東裴遐等持羊酒詣軍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屺時以給府養馬轄之等入屺遂坐馬廐下與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屺長假因免為兵

宋王悅之文帝時為祕書郎父敬弘為會稽郡守悅之曾請假還家未定省敬弘尅日見之至輒不果見假日將盡悅之乞求奉辭敬弘呼前至閣復不見謝靈運為侍中自以名輩應參時政王曇首王華等

名位素不踰之竝見任遇意不平多稱疾不朝直出郭遊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不表聞又不請急文帝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表陳病賜假東歸

庾炳之爲吏部尚書居選部請急還家尚書令史來諮事一人善彈一人工歌留與宿有司舉違制奏焉唐張重光爲華州刺史代宗大曆三年以病抗疏乞還京師醫療許之乃遣中使如其第問疾

嚴綬爲簡校司徒兼太子少傅穆宗長慶二年四月御史臺奏綬疾假滿百日合停勅嚴綬年位俱高須加優異仍依舊秩未博舉停

郭縱爲右金吾衛將軍長慶二年六月疾假滿百日帝以仲舅許未停官

崔從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文宗太和四年三月甲申畱守崔弘禮奏從請假一百日准式停官
梁盧格爲侍御史太祖乾化二年御史臺奏格先請患假滿一百日准例合停從之

後唐盧導爲右司郎中知雜事明宗天成二年八月假滿百日奉勅停官

安重誨爲樞密使天成四年奏堂兄應州副使晟卒

請准式假有司給假一十五日勅旨重誨位重禁庭
日親機務與群官之有異在嘗式以難拘宐自初聞
日共給七日
李遘為司天少監長興二年二月戊戌御史臺奏遘
請假滿十旬准前例合停官從之
王昭誨為司農少卿長興二年七月乙巳御史臺奏
昭誨自寒食請假歸鎮州灑掃已滿百日准例停官
勅旨王昭誨方念繼絕特授殊恩久別丘園許歸祭
奠雖違假限宐示優弘不停見任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三百五十七

薄葬

夫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及夫易之
大過著棺槨之象周之冢人為丘封之制乃有衾衾
飯食芻靈明器之物為之差降以辨其貴賤焉慎終
之禮於是乎在觀夫歷代而下智識之士莫不念反

真速朽之理思過侈傷生之異故以冒榮為愧或以
愛民為念或激昂忠款形憂國之言或奮厲奇節成
矯俗之過至有死非其罪發於感憤志有所存若乎
治命皆賢達卓爾之操可以垂世而作範焉若乃儉
不中禮偪下已甚此固異夫仲尼所謂稱家之有無
者也

成子高寢疾

成子高齊大夫國成伯高父也

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

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

觀其意革急也遺慶封之族

子高曰吾

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
吾何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

焉 不食不墾

延陵季子吳公子也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

贏博之間

季子名札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春秋

博謂延陵延州來贏博齊地今泰山縣也

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

者也往而觀其葬焉

從葬之

其坎深不至於泉

以生如死其

斂以時服

以行時之服不改制節

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

隱也

示節也輪從也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許

晏子齊大夫晏子之葬親也遣車一乘及墓而反

言其

大儉偪下非之言其既定則歸不畱賓客有事也

漢張湯為御史大夫坐為長史朱買臣等所構自殺

兄弟欲厚葬之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無槨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累千金厚自

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

以反吾真羸者不為衣衾棺槨反歸也真者自然之道也必亡易吾意死則

為布囊盛尸人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

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重難欲從之心又不忍

乃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猶賀之孫承嗣者名它祁侯與王孫

書曰王孫若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詣至也至前言未見

也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

羸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

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為之棺槨衣衾

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

王孫報曰益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

禮今則越之言踰禮而厚葬也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俗也夫

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弊腐

之地下靡散也單盡也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

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

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

亡聲乃合道情夫飾外以華眾厚葬以鬭真使歸者

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

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

文子稱天氣為魂延陵季云骨

肉下歸於土是以云然

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為之鬼鬼之為

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

椁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

後棺椁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絲是言之焉用久

客言不用久為客也

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為匱葛藟為緘空木

為匱即積字也積小棺也葛藟蔓也一日藟以草名葛之類也緘束也

其穿下不亂泉

上不泄殃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

尚崇也言生死皆儉約也

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

謂名稱也亦指趣也

今費財厚葬

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

為也神侯曰善遂羸葬

朱雲初為博士杜陵令後居鄠田病不呼醫藥遺言

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椁

棺周於身小棺裁容身也土周於椁冢壙

裁容椁也為文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龔勝為光祿大夫臨卒勅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

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塚種栢作祠堂

若葬多設器備則恐被掘故云

動吾冢也亦不得種栢及作祠堂皆不隨俗

何竝為潁川太守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

先為令書曰告

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

公食吏死官得法賻

凡贈終者葬為小椁禮三重椁趙簡子曰不設屬碎下卿之罰也或曰但下棺無餘器物也言止作恢如父言

後漢樊宏為壽張侯卒遺勅薄葬一無所有以為棺
柩一藏不空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
同墳墓藏光武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願壽
張侯意無以彰其德謚為恭侯

吳漢為大司馬夫人先死薄斂小墳不作祠堂
王堂為汝南太守免歸家卒遺令薄斂瓦棺以葬
張酺為司徒病臨危勅其子曰顯節陵掃地露祭飲
率天下以儉吾為三公既不能宣揚王化令吏人從

制豈可不務節約乎其無起祠堂可作橐蓋廡施祭
其下而已

祭遵為征虜將軍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雒陽

鄭玄卒遺令薄葬

鄧訓為護羌校尉三子悝弘閻竝太后弟也弘疾病
遺言悉以嘗服不得用錦衣玉匣悝閻相繼竝卒皆
遺言薄葬不受爵贈太后竝從之

張霸為侍中疾卒遺勅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羸
博因坎路側遂以葬焉今蜀道阻遠不空歸塋可止
此葬足藏髮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

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因遂家焉

周磐字堅伯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初為重合令後

棄官歸鄉里教授門徒嘗千人年七十三歲朝會集

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

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

東南隅謂之奧堂幽暗之室又入其與死之象

也既而長嘆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

周身外椁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編二尺四

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

道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學者以為知命焉

趙岐為太嘗將卒先自為壽藏

壽藏謂冢廣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也

猶如壽官壽器之類冢在今荆州古郢城中也

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

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勅其子曰我

死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篋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

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

趙咨為議郎抗疾京師將終告其故吏朱祗蕭建等

使薄斂素棺籍以黃壤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

孫改之乃遺書勅子胤曰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

天地之嘗期自然之至數是以通人達士鑒茲性命

以存亡為晦明生死為朝夕故其生也不為娛亡也

不知戚夫亡者元氣去體身魂游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既已消仆還合糞土土爲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濕邪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乃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造自黃帝始爰自陶唐逮及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周室因之制兼二代復重以牆翬之飾表以旌銘之儀招復含斂之禮殯葬宅兆之期棺槨周重之制衣衾稱襲之數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以下其典稍乖

至於戰國漸至頽陵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侯請隧秦伯殉葬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槨之奢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制興淫邪之法國貲糜於三泉人力單於酈墓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窀穸自生民以來厚終之敝未有若此者雖有仲尼重明周禮墨子勉以古道猶不能禦也是以華夏之士爭相陵尚違禮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單家竭財以相營赴廢事生而營終亡替所養而爲厚葬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雖有禮哀爲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今則不然并棺合

梓以為孝悌豐貲重祿以昭惻隱吾所不取也昔舜
 葬蒼梧二妃不從豈有匹配之會守嘗之所乎聖主
 明王其猶若斯况於品庶禮所不及古人時同即會
 時乖則別動靜應禮臨事合宜王孫裸葬墨夷露骸
 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伯鸞父沒卷蓆而葬身亡不
 反其尸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邪况我
 鄙闇不德不敏薄意內昭志有所慕上同古人下不
 為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
 議必欲改殯以乖吾志故遠采古聖近發行事以悟
 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梓歸即葬平地無墳勿卜時

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

哉吾蔑復有言矣朱祇蕭建送喪到家

謝丞書曰咨在京師病困

故吏蕭建經營之咨豫自買小素棺使人取乾黄土
 細搏飾之聚二十石臨卒謂建曰亡後自着所有故
 巾單衣先置土於棺內尸其中以擁其上子胤不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

改殯祇建譬以顧命於是奉行時稱咨明達

梁商順帝時為大司馬病篤勅子冀等曰吾以不德
 享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
 哈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祇
 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
 息豈宜重為國損氣絕之後載至家舍即時殯斂以

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塚塚開卽葬祭祀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宐違我言也及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
盧植爲尚書初平三年卒臨困勅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

袁閔司徒安之孫累徵聘舉召皆不應臨卒勅其子曰勿設殯棺但着禪衫疏布單衣幅巾親尸於板牀之上以五百整爲藏

杜安爲巴郡太守卒官時薄斂素器不漆子自將軍州郡賢之表章墳墓

馬融爲南郡太守卒于家遺令薄葬
謝夷吾爲下邳令將卒勅其子曰漢末當亂必有發掘露體之禍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

楊震爲太尉旣爲樊豐等所譖收太尉印綬遣歸本郡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嘗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坎勿設祭祀因飲醢而卒

李固爲太尉坐忤衆冀意免遂爲冀所誣自殺臨終

勅子孫素棺三寸幅巾殯斂於本郡境塋之地不得
還墓塋汚先公兆域

張真為太宰後坐禁錮年七十八遺命曰吾前後仕
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為讒邪所忌通塞命也
始終嘗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續絲牢
以釘密為不喜爾幸有前窀朝殞夕下措屍靈牀幅
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
子從之

范冉

冉或作丹

嘗辟太尉府不行中平二年卒於家臨命

遺令勅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

不得救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斂斂以時
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埋其明堂
之奠干飯寒水飯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
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
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焉

苻融陳留浚儀人州郡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就妻
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為其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
者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

書賴川張元祖志行士也往弔融妻亡知其如此謂
言足下欲尚古道非不清妙但禮設棺槨制杖章孔
子曰吾從周便推所乘羸車牛
命融以給殯融受而不辭也

魏韓暨爲司徒臨終遺言曰夫俗奢者示之以儉儉則節之以禮歷見前代送終過制失之甚矣若爾曹敬聽吾言斂以時服葬以土藏穿畢便葬送以瓦器慎勿有增益又上疏曰生有益於民死猶不害於民况臣備位台司在職日淺未能宣揚聖德以廣益黎庶寢疾彌留奄卽幽冥方今百姓農務不宐勞役乞不令雜陽吏民供設喪具懼國典有虧嘗使臣私願不得展從謹冒以聞惟蒙哀許帝得表嗟嘆王觀爲司空上印綬薨於家遺令葬足容棺不設明器不封樹

裴潛爲太嘗遺令儉葬墓中惟置一靈坐瓦器數枚其餘一無所設
沐竝有高節年六十餘自慮身無嘗豫作終制誠其子以儉葬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爲君子不務者終爲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譏於固陋於是養生送死苟竊非禮繇斯觀之陽虎瑛璠甚於暴骨桓魋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也未臻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下爲一

區萬物爲芻狗該覽玄通求形影之宗同禍福之素
一死生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爲物惟恍惟忽
壽爲欺魄夭爲鳧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
甘夢太極奚以棺槨爲牢衣裳爲纏屍繫地下長幽
桎梏豈不哀哉昔莊周闔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
體貴不久客爾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
鱗押玉牀象衽殺人徇以壙穴之內錮以紵絮籍以
屬炭千載僵燥託類神仙於是大教陵遲競以厚葬
謂莊子爲放蕩以王孫爲戮屍豈復識古有衣薪之
鬼而野有狐狸之齒乎哉吾以才質滓濁汚於清流

昔秦國恩歷試宰守所在無效代匠傷指狼跋首尾
無以雪恥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今年過耳順奄忽無
嘗苟得獲沒卽以吾身襲於王孫矣上冀以贖市朝
之逋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爾幼昏未知臧否若
將逐俗抑廢吾志私稱從令未必爲孝而犯魏顆聽
治之賢爾爲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將
屍視至嘉平中病甚臨困又勅豫掘塹戒氣絕令二
人舉屍卽塹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祭之賓
無設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
子皆遵之

郝昭爲將軍將亡遺命戒其子凱曰吾爲將知將不可爲也吾數發塚取其木以爲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汝必斂以時服且人生有處所爾死復何在邪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

徐晃爲右將軍病篤遺令斂以時服

高堂隆爲光祿勳卒遺令薄葬斂以時服

蜀丞相諸葛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塚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

司馬朗爲兗州刺史與臧霸等征吳至居巢遇疾臨卒謂將士曰刺史蒙國厚恩督司萬里微功未效而

此疫癘旣不能自效孤負國恩身沒之後其布幅巾斂以時服勿違吾志也

吳呂岱爲大司馬卒遺令殯以素棺疏巾布禭葬送之制務從約儉子凱皆奉行之

是儀爲尚書僕射寢疾遺令素棺斂以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卒

張昭爲輔吳將軍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

諸葛瑾卒遺命令素棺斂以時服事從省約

晉石苞爲大司馬侍中臨薨豫爲終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爲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爲不臣古之明義

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飯舍
為愚俗所為又不得為設牀帳明器也定窆之後復
土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裸葬矯時其子奉
命君子不譏况於合禮與者邪諸子皆奉遵遺令又
親戚故吏設祭

王祥為太保疾篤著遺令訓子孫曰夫生之有死自
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啓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
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勲沒無以報氣
絕但洗手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泔故衣隨時所服賜
山玄玉佩衛氏玉珖綬笥皆勿以斂西芒上土自堅

貞勿用甕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樽趣容棺勿作前
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
夏侯湛為散騎嘗侍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脩封樹
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
存亡之理

皇甫謐著論為送終之制名曰玄晏先生以為存亡
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於
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雖未
至壽然嬰疾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因頓數年矣
嘗懼天隕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畧陳至懷夫人之所

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
遯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於天寄命
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於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
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神形不隔天地之性也尸
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
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
桓司馬石椁不如速朽季孫與璠比之暴骸文公厚
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揚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於
秦始皇如令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
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令若以存况終非卽

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於
心是昭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者
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增存物無異於埋
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
厚葬以啓奸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採
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刑不痛於是自古及今
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
中有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石椁又
何戚焉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爲死也
生者自爲也遂生意於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

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
樹是以死得歸真示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
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纏斂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嗆
之物一皆絕之吾本欲露形入地以身親土或恐人
情染俗來又頓革理難今故循爲之制奢不石槨儉
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卽時服幅巾故衣蘧蔭裹尸麻
約二頭置大牀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
五尺廣六尺坑訖舉牀就坑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
無自隨唯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蘧蔭之外便以
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

生跡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心不生
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
合靈真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祔祔葬自
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爲一定何
必周禮無間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
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
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嘗居不得慕次
夫古不崇墓習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
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冤悲沒世長爲恨鬼王
孫之子可以爲誠死誓難違幸無改焉而竟不仕太

康三年卒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

徐苗高密淳于人公府五辟博士再徵皆不就永寧三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塼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太宰安平王孚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以素棺單椁斂以時服其家遵孚遺旨所給器物一無施用

顏含爲右光祿大夫將卒遺命素棺薄斂

庾峻爲侍中諫議大夫臨終勅子珉朝卒夕殯幅巾

布衣葬勿擇日珉奉遵遺命斂以時服

杜夷爲國子祭酒臨終遺命子晏曰吾少不出身頃雖見羈錄冠舄之飾未嘗加體其角巾素衣斂以時服殯葬之事務從簡儉亦不須苟取矯異也

宋王徽累官至義興太守固辭病卒遺令薄葬不設輜旒鼓輓之屬施五尺床爲靈二宿便殿以嘗所彈琴置床上何長史來以琴與之何長史者偃也無子家人遵之

廬陵王紹薨遺令斂以時服素棺周身太祖從之張邵爲征虜將軍雍州刺史臨終遺命祭以菜菹葢

席爲輜車諸子從焉

江夷爲湘州刺史散騎嘗侍卒遺命薄斂蔬奠務存
儉約

南齊崔慰祖爲始安王記室始安王遙光謀逆慰祖
繫尚方臨卒與從弟緯書令以棺親土不須塋勿設
靈座

沈麟士吳興武康人建武中以著作郎太子舍人徵
不起及卒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俗
乃自爲終制遺令氣絕別被取三幅布以覆屍及斂
仍移布於屍下以爲斂服反被左右 際以周上不

復制覆被不須沐浴哈珠以本裙衫先所着禪凡二
服上加單衣幅巾履枕棺中唯此依士安用孝經旣
殯不復立靈座四節及祥權鋪席於地以設玄酒之
奠人家相承漆棺今不復爾亦不須旆成服後卽葬
作塚令小後耐更作小冢於殯合葬非古也塚不須
聚土成墳使上與地平王祥終制亦爾葬不須輜車
靈舫魁頭也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法至于葬唯清
水一盃子彛奉而行之州里皆稱歎焉

王秀之爲吳興郡守卒遺令朱服不得入棺祭則酒
脯而已世人僕妾直靈助哭當繇喪主不能淳至欲

以多聲相亂魂而有知吾當笑之
梁王敬裔爲太中大夫卒遺命不得設復魄旌旒一
蘆蓆籍下一枝覆上吾氣絕便沐浴籃輿載尸還忠
侯大夫塋中若不行此則戮吾尸於九泉敬裔外甥
許惠詔因阮研以聞詔曰敬裔令其息崇素氣絕便
沐浴藉以二蘆蓆鑿地歸身葬忠侯塋此達生之格
言賢夫玉匣石椁遠矣然子於父命亦有所從有所
不從今崇素若信遺意土周淺薄屬辭不施一朝見
侵狐鼠戮死已甚父可以謂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內
易棺此自奉親之情籍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兩捨

兩取以達父子志棺周於身土周於椁去其牲奠
以時服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稱家禮教無違生死無
辱此故當爲安也

孫讓爲光祿大夫臨終遺命諸子曰吾少無人間意
故自不求聞達而仕歷三代官成兩朝如我資名或
蒙贈謚自公體耳氣絕卽以幅巾就葬每存儉率比
見轎車過精非吾志也士安東以蘧蔭王孫裸入厚
地雖是匹夫之節取於人情未允今使棺足周身曠
足容柩旒書爵里無曰不然旒表命數差可停息直
就輜牀裝之以蓆以嘗所乘者爲魂車他無所用焉

第二子貞巧乃織細麤裝輜以篋爲鈴佩雖素而華帝爲舉哀甚悼惜之

張緒爲國子祭酒南郡王師及卒遺命作蘆葭輜車引柩靈上置之水香火不設祭

孔休源爲金紫光祿大夫卒遺令薄葬節朔薦蔬菲而已

到溉爲金紫光祿大夫與張綰劉之遴友密臨終託張劉勒子孫薄葬之禮曰氣絕便斂斂以法服先有家毳斂竟便葬不須擇日凶事必存約儉孫姪不得違言

韋叡爲散騎嘗侍護軍將軍以疾卒於家遺令薄葬斂以時服

蕭琛爲侍中卒遺令諸子與妻同墳異藏祭以蔬菜葬日止車十乘事存率素

劉苞爲太子洗馬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喪事務從儉率

劉訐平原人刺史辟主簿不就卒於從兄敦舍臨終執敦手曰氣絕便斂斂畢卽埋不須立靈筵勿設饗祀無求繼祀敦從而行之

劉杳爲步兵較尉知著作臨終遺命斂以法服載以

露車還葬舊墓隨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祭
醊其子遵行之

劉敞隱居山林以山水書籍爲娛著華終論其辭曰
死生之事聖人罕言之矣孔子曰精氣爲物遊魂爲
變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其文約其旨
妙其事隱其意深未可以臆斷難得而精覈聊肆狂
瞽請試言之夫形慮合而爲生魂質離而稱死合則
起動離則休寂當其動也人皆知其神及其寂也物
莫測其所趣皆知則不言而義顯莫測則逾辨而理
微是以勛華曠而莫陳姬孔抑而不說前達往賢互

生異見季札云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莊周云生
爲徃後死爲休息尋此二說如似相反何者氣無不
之神有也死爲休息神無也原憲云夏后氏用明器
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
示民疑也考之記籍驗之前志有無之辨不可歷言
若稽諸內教判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可尋三代之禮
無越何者神爲生本形爲生具死者神離此具而卽
非彼具也雖死者不可復反而精靈迥變未嘗滅絕
當其離此之日識用廓然故夏后明器示其弗反卽
彼之時魂靈知滅故殷人祭器顯其猶存不反則合

乎莊周猶存則同乎季札各得一隅無傷厥義故周人有兼用之禮尼父發遊魂之唱不其然乎若廢偏携之論探中途之旨則不仁不智之譏於是乎可息夫形也者無知之質也神也者有知之性也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也及其死也神去此而適彼也神已去此館何用存速朽得理也神已適彼祭何所施祭則失理也而姬公孔子之教不然者其有以乎蓋禮樂之興出於澆薄俎豆綴兆生於俗弊施靈筵陳棺槨設饋奠建丘壟蓋欲令孝子有追思之地爾夫何補於已遷之神乎故上

古衣之以薪棄之中野可謂遵盧赫胥皇熊炎帝蹈於失理哉是以子羽沈川漢伯方曠文楚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忘教也若從四子而越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坐嘗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泥今欲翦截煩厚務存儉易進不裸尸退異嘗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曰之道孔子云斂手足形旋葬而無槨斯亦貧者之禮也余何陋焉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斂畢便葬奚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爲槨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誠絕墳壠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况於吾人而尚華

秦今欲髣髴景行以爲軌則儻合中庸之道庶免徒費之譏氣絕不須復魂盞先而斂以一千錢而治棺單故裙衫衣巾枕屨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嘗物及餘閣之祭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爲師差無此惑斂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爲塋塋足容棺不須塋甃不勞封樹勿設祭享勿置几筵無用茅君之虛坐伯夷之杆水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家人長幼內外姻戚凡厥友朋爰及寓所咸願成余之志幸勿奪之明年疾卒

顧憲之固辭官寵居家授大中大夫臨終爲制以勸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旣不知所從來死亦安識所往延陵所云精氣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魂氣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若要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豫爲終制瞑目之後念竝遵行勿違吾志也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嘗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身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輜車覆以粗布爲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杆水脯糗范史雲烈

士之高亦奠以寒水乾飢况吾卑庸之人其可不節
喪也喪易寧戚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差可得錄
吾意不須嘗施靈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憑爾
朔望祥忌可權安小牀暫設几席唯下素饌勿用牲
牢蒸嘗之祠貴賤罔替備物難辨多致疎怠祠先人
自有舊典不可有關自吾以下祠止用蔬食時菓勿
同於上世也亦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爾孔子云雖
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本貴誠敬豈求儻物哉

陳謝貞之爲丹陽丞以母憂去職加招遠將軍固辭
後卒貞之病亟遺疏告族子凱曰吾少罹酷罰十四
傾外蔭十六鍾太清之禍流離絕國二十餘載號天
踏地遂同有感得還侍奉守先人墳墓於吾之分足
矣不悟朝廷採拾空薄累致清階縱其殞絕無所酬
報今在憂棘晷漏人盡斂手而歸何所多念氣絕之
後若直棄之草野依僧家尸陀林法是吾所願止恐
過於獨異爾可用薄版周身載以露車覆以葦席坎
山而埋之又吾終眇兄弟無他子孫靖年幼少未闕
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畫鄉兄弟相厚之情
卽除之無益之事勿爲也

周弘直遷太嘗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遇疾且卒

乃遺疏勅其家曰吾今年已來勩力減耗可謂衰矣而好生之情曾不自覺唯務行樂不知老之將至今時制云及將同朝露七十餘年頗經豐足啓手告全差無遺恨氣絕已後便買市見材材必須小形者使易提掣斂以時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著單衣裙衫故履旣應待養宜備紛帨或逢善友又須香烟棺內唯安白布手巾粗香爐而已其外一無所用卒于家

後魏任城王雲爲雍州刺史薨於州遺令薄塋勿受贈襚諸子奉遵其旨

崔寬卒遺令薄葬斂以時服

程駿爲秘書令病篤乃遺命曰吾存尚儉薄豈可沒爲奢厚乎昔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蓬蔭頗亦矯厲今世旣休明百度循禮彼非吾志也可斂以時服明器從古遂卒

韓麒麟爲冠軍將軍齊州刺史卒遺勅其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

北齊薛淑累遷尚書僕射卒臨終勅其子斂以時服踰月便葬不聽干求贈官自制喪車不加彫飾但用麻爲流蘇繩用網絡而已明器等物並不令置

廣陽王嘉薨遺命薄葬

李宣茂卒遺命薄葬

宋遊道爲大府卿天保元年卒遺令薄葬不立碑表
不求贈諡

後周薛端爲基州刺史未幾卒遺誠薄葬州府贈遺
勿有所受

韋夔高尚不仕以年老豫誠其子等曰昔士安以遽
綵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達非庸才能繼吾
死之日可斂舊衣勿更新造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
墳高四尺廣深一丈其餘煩雜悉無用也朝脯奠食

於事彌煩吾不能頓絕汝輩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
仍薦蔬素勿設牲牢親友欲以物弔祭者並不得受
吾嘗恐臨終恍惚故以此言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勿
違吾志也

李彥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臨終遺誠其子
等曰昔人以窾木爲櫛葛藟爲緘下不亂泉上不泄
臭此實吾平生之志也但事旣矯枉爲世所譏今可
斂以時服葬於堽壻之地勿用明器塗車及儀衛等
爾其念之朝廷嘉焉不奪其志

析霞爲驃騎大將軍開府霍州刺史臨終遺誠薄葬

其子等竝奉行之

姚察爲太子內舍人大業二年終於東都遺命薄葬
務從率儉其畧曰吾家世素士自有嘗法吾意斂以
法服竝宜用布土周於身又恐汝等不忍行此必不
爾須松板薄棺纔可周身土周於棺而已葬日止粗
車卽送厝舊塋北

唐李勣爲司空遇疾謂弟弼曰吾見人多埋金玉亦
不須爾唯以布裝露車載我柩棺中斂以嘗服唯加
朝衣一副死儻有知望得著此奉見先帝弼器唯作
馬五六匹下帳用縵布爲頂白紗爲裙其中著十箇

木人示依古禮芻靈之義此外一物不用

傅奕臨終誠其子曰古人裸葬汝宜行之

高十廉爲開府儀同三司申國公遺命曰生死之義
自然之道葬者藏也欲人不知厚殉增墳吾所未取
啓手之後墓中無內餘物唯置衣一襲及平生所好
之書示先王之訓可用終身諸子遵而行之
蕭瑀爲金紫光祿大夫宋國公臨終遺言曰生而必
死理之嘗分氣絕後可著單服一通以充小斂棺內
施單席而已冀後速朽不得別加一物無假小曰唯
在速辦自古聖哲非無此等爾宜勉之諸子聿遵先

志襲斂在於率儉
蘇瓌睿宗朝為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及薨遺
令薄葬及祖載之日官給仗外唯有布車一乘論者
稱之

令狐楚為山南西道節度臨終誠諸子曰吾生何益
於人無請謚號無受軍府賙贈葬以布車一乘無或
加飾無用鼓吹銘誌能敘事者則為之無擇高位
李夷簡自布衣至將相以直道著聞將終不亂浮以
違禮厚葬為戒謂浮屠法非先儒教身歿之後釋氏
有為功德一皆止之不許建神道碑但誌墓而已議

者謂其立身行道有始有卒

盧承慶為金紫光祿大夫臨終誠其子曰死生至理
亦猶朝之暮吾死斂以嘗服晦朔無薦牲葬勿卜日
器用陶漆棺而不椁墳高可識碑志著官號年月無
用虛文贈幽州都督謚曰定

工巧

雜伎

工巧

周官六職玉居一焉古先哲人煉金以為刃凝土以
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利用於民其業盛廣
習者創物巧者述之所謂冰生水而更寒色出藍而

志與敏在於率僉
蘇蒙睿宗朝為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及亮道
令薄葬及祖載之日官給仗外唯有布車一乘論者
解之
令狐楚為山南西道節度使終誠諸子曰吾生何益
用盡文韻幽僻潘晉益曰家贈葬以布車一乘無或
器用固亦不與貴高何端斯志善守樂乎凡斯
亦斷時之暮吾取煥以嘗眼神賦無蕪於葬也十日
盡承喪為金紫光赫大夫朝錄婦其子曰取主至聖
音謂其立良谷數有餘卒是神道碑但誌墓而已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五十八

雜伎

工巧

周官六職工居一焉古先哲人煉金以為刃凝土以
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利用於民其業盛廣
智者創物巧者述之所謂冰生水而更寒色出藍而

益青疏鑿其流功侔造化惠發於心匠成於手應世以濟時力少而功倍至有潛運機關自能飛動百工之事咸有妙焉然有固作無益以蕩上心則非聖人之旨也

奚仲作車

昆吾作陶

胡曹作衣

王冰作服

夷羿作弓

高元作室

虞姁作舟

伯益作井

赤冀作日

乘雅作駕

公輸般魯人公輸若之族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

小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未知禮般般請以機封

掌斂事而言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伎巧將從之

可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

僭於禮有以作機巧非也以與已字本同又公輸般削竹木為鵲成而飛

之二日不下

又論行云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為鳶飛之一日而不集

又公輸般

為楚作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往見荆王曰臣以為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試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誠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輟不攻宋

漢雒下閎營渾天儀于望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後漢張楙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為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又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樽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闕發機外有

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樽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樽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謂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暉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

又云令二輪獨也

蔡倫為尚方令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竝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楮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

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湘州記曰來陽

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一石云是倫舂紙日也

魏馬鈞巧思絕世傳玄序之曰馬先生之名巧也少而遊豫不自知其為巧為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而世人知其巧矣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鈞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比輪扁之對不可以言為給事中與嘗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鈞曰古有之未之思爾夫何遠之有

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鈞曰爭空言不如試之易效也於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詔鈞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內有地可為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嘗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鈞可動否鈞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鈞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又作山嶽

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鬪鷄變巧百端此三異也鈞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於案邊縣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懸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爲嘗則以斷懸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瓦甃數十飛之數百步矣

蜀諸葛亮爲丞相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亮集載作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脚橫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足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者爲牛齒立者爲牛角細者爲牛鞅攝者爲牛鞅軸牛仰雙轆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寸五分大小與

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
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尅去後杠孔
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
分後杠與等版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
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
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
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厘孔同前後四脚
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軒長四寸徑面四寸
三分孔徑中二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
寸四分同杠耳

吳張昭弟奮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車爲步騰所薦
昭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爲自委於軍旅乎奮對曰昔
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實不才爾於年不爲少也遂
領兵爲將軍連有功效至平州都督封樂鄉亭侯
葛衡字思真明達天官能爲機巧作渾天使地居於
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以上應晷度
晉杜預爲度支尚書以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
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秦上之
武帝甚嘉歎焉

嵇康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環

之每夏居其下以鍛官至中散大夫

謝安字安石初元帝過江之後舊章多缺其輦亦亡
制度太元中安率意造焉及破苻堅於淮上獲京都
舊輦形制無差大小如一安位至太保

區紙衡陽人甚有巧思造木室作一婦人居中人扣
其戶婦人開戶出當戶再拜還內戶內又作鼠布於
中四方丈餘開四門門中有一木人縱四五鼠欲出
門木人輒推木掩之門閉如此鼠不得出又作指南
車及木奴令舂穀作米中宗聞其巧詔補尚方左較
陳肥以工巧見知

後趙郗輔好學有才藝巧思機智妙於當時襄國宮
殿臺榭皆輔所營

解飛爲尚方令機巧若神妙思奇發造指南車賜爵

關內侯

前燕楊裕爲慕容皝左司馬裕有巧思及遷都和龍
皝所制城池宮閣皆裕之規模

南燕張綱爲慕容超尚書超爲晉劉裕所圍遣綱出
求救於姚興爲裕所得於是張綱爲裕造衝車覆以
版屋蒙之以皮并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
用又爲飛樓懸梯木幔之屬遙臨城上

宋張永多能精思爲廣陵王誕北中郎錄事參軍太祖世造華林園玄武湖竝使永監統凡諸制置皆受則於永

謝莊字希逸爲隋王誕後軍諮議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地上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宇內爲一

南齊祖冲之爲謁者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於內轉之升明中太祖輔政使冲之追脩古法冲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鈞以來未之有也時有北人索馭

麟者亦云能造指南車太祖使與冲之各造使於禁遊苑較試而頗有差僻乃毀焚之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欹器獻之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里餘於樂游苑造木碓磨世祖親自臨視又特善算永元二年冲之卒祖暅之冲之子也少傳家業究極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般倕無以過也

劉休爲散騎嘗侍太祖造指南車以休有思理使與王僧虔對共監試

梁陶弘景丹陽秣陵人隱居茅山自號陶隱居嘗造
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
之悉與天相會

陳徐世譜爲左衛將軍高祖之拒王琳其水戰之具
悉委世譜世譜性機巧諳解舊法所造器械竝隨機
損益妙思出人

孫瑒巧思過人爲起部尚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
後魏李冲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丘太廟及雒都
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寢皆資於冲勤志強力孜孜無
怠且理文簿兼營匠制几案盈積剗刷在手初不勞

厭冲位至尚書僕射

栢儉豫州人殿中將軍闕文備郭安興竝機巧徃中
承寧寺九層塔安興爲匠也

王椿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爲後法
北齊郎基爲海西鎮將梁吳明徹率衆攻圍海西基
獎勵兵民固守百餘日軍糧具罄凱仗亦盡乃至削
木爲箭剪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
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
以相過

隋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斲玉

綢性絕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餘歲遇江陵陷隨
妥入長安仕周爲御飭下士及高祖爲丞相召補參
軍兼掌細作開皇中歷太府丞稠博覽古圖多識舊
物波斯嘗獻金線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爲之稠錦
匠成踰所獻者帝甚悅時國中久絕玻璃之匠人無
敢厝意稠以綠瓷爲之與真不異又煬帝幸楊州謂
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業服章文物闕畧猶多卿
可討閱圖籍營造輿服威儀送至江都也其日拜太
府少卿稠於是營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輅
皇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於江都所役工十

萬餘人用金銀錢物鉅億計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選
部薛邁等勾覈之數年方竟毫釐無舛稠參會今古
多所改創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
田獵之服也今服以入廟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
導自稠始也又從省之服初無珮綬稠曰此乃晦朔
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印綬兼無珮玉之
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珮一隻舊制五輅於轅上起
籍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內稠曰君臣同所過爲相逼
乃廣爲盤輿別構欄楯侍臣立於其中於內後起須
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麾幢文物增損極多後

遷太府卿兼領少府監遼東之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未得濟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又帝令造戎車萬乘鈎陳八百連帝善之又帝征遼水遣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各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列一觀觀下三門遲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

耿詢字敦信丹陽人滑稽辯給伎巧絕人陳後主之世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遂與諸越相結皆得其歡心會郡俚反叛推詢爲主柱國王世積討擒之罪當誅自言巧思世積釋之以爲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高智寶以玄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算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力以水轉之施於閤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合如符契世積知而奏之高祖配詢爲官奴給使太史局又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帝初卽位進欹器帝善之放爲良民歲餘授右尚方署監事

劉龍河間人性強明有巧思齊後主知之令脩三爵臺甚稱旨因歷職通顯及高祖踐祚大見親委拜將

軍將作大匠遷都之始與高頴參掌制度代號爲能
黃亘者不知何許人及其弟袞俱巧思絕人煬帝每
令其兄弟直少府將作於時改創多務亘袞每參典
其事凡有所爲何稠先令亘袞立樣當時工人皆稱
其莫能有所損益亘至朝散大夫袞官至散騎嘗侍
宇文愷爲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廟成別封甌山
縣公及遷都文帝以愷有巧思詔領新都鄙監高頴
雖總大綱凡有規畫皆出於愷會朝廷以魯班故道
久絕不行令愷脩之旣而帝建仁壽宮右僕射楊素
言愷有巧思於是拜簡較將作大匠煬帝時爲工部

尚書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夷狄令
愷爲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
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
移倏忽有若神功夷狄見之莫不驚駭帝彌悅焉前
後賞賚不可勝紀

宇文述大業中爲左衛大將軍有巧思凡有所裝飾
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獻宮掖繇是帝彌悅
焉

虞孝仁煬帝初爲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禁御苑
唐閻立德隨殿內少監毗子也武德中爲尚衣奉御

立德兄弟竝素承家業巧思知名至是造袞冕等六服竝腰輦繖扇咸依古式

李昭德爲內史以雒水大津之東立德坊西南隅有中橋及利涉橋以通行李上元中司農卿韋機始移中橋置於安衆坊之左街當長夏門都人甚以爲便因廢利涉橋所省萬計然歲爲雒水衝注嘗勞治葺昭德創意積石爲脚銳其前以分水勢自是竟無漂損

衛普喜爲同州襄城府衛士造指南車詔授陪戎較尉仍直少府監嗣曹

王臯爲洪州觀察使多巧思嘗爲戰艦被以二輪入蹈之懸風鼓浪其疾如挂帆席凡造物必省易而爲久不可敗

金公立爲典作官元和十年十二月帝閱新作指南車記里鼓於令德殿賜公立緋服銀章及馬一匹至穆宗元和十五年十月故金忠義男公亮進脩成指南車記里鼓又文宗太和元年六月賜修指南車記里鼓人故金忠義男公亮緋衣牙笏錦三十疋

雜伎

孔子有言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然則六藝之末

百伎斯出觸類而長為塗非一雖云藝成而下蓋乃
執以事上專其業者不二利其器則必善是故游心
精識影響斯應巧發奇中毫釐罔差斯皆傳習有師
臻究在已擅名厥世著論有要至乃投虛得養生之
道奮勇銜兵家之勢造物成法濟時有用斯亦小智
之絕倫者也

伯樂秦人善相馬

庖丁宋人好解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劇礪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穆子荀吳投壺晉侯先穆子

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水名山名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

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澠水出齊國淄縣北入時

陵大阜也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代更也亦中之

漢削氏以洗削鼎食洗削治刀劍也

相里以馬醫學擊鍾

黃直以相馬立名天下

留長儒以相彘立名

褚氏史失其名滎陽人以相牛立名

衛瑄代大陵人以戲車為郎事文帝戲車若今之弄車之伎

雷被為淮南王安郎中安太子遷學用劔自以為莫

及聞被巧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

尹翁歸善擊劍人莫能當官至扶風

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

後漢馬援為伏波將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

銅鼓乃鑄為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

地莫若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

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

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

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

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

輒有驗效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乃如察形

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且又不可傳之於人

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銅作馬法獻之有

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

依儀氏鞞中帛氏口齒謝氏唇髻丁氏身中備此數

家骨相以為法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

紅有光此馬千里領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

腸欲充臙欲小季肋欲長懸薄欲厚而緩懸薄眼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木欲起肘腋欲開膝

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鞞音居奇切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

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焉

梁冀為大將軍能蹴鞠

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蹴鞠兵勢也所

以講武知
有材也

馬嚴好擊劔從其故門生肆都學之官至將作大匠
魏許允為鎮北將軍假節督河北諸軍事允善相印
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
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於廁相印書曰相
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上楊利從仲
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之可中八九
仲將問長文從誰得雜衣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
笏經文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
是故有一十三家相法傳於世

孔桂字叔林性便辟曉博奕蹴鞠太祖愛之每在木
右

嚴翰字公仲篤好擊劔
朱建平善相術於里巷之間效驗非一太祖聞之召
為郎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人建平道過之詔
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嚙文
帝膝帝大怒即便殺之
游楚好樗蒲投壺自娛後為北地太守
王弼為尚書郎善投壺
王湛字處仲為汝南內史湛少有隱德宗族皆以為

癡兄子濟輕之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而與已馬等湛又曰此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躡而督郵馬如嘗濟歎異

王胡之爲丹陽尹善於投壺手熟閉目而投南齊庾道愨尤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愨託以已板爲他物令道愨占之道愨曰此乃甚貴然使人多愆忤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

悅休祐具以狀言帝乃意解道愨仕齊位射聲校尉垣榮祖爲東海太守榮祖善彈鳥毛盡而鳥不死海鷗群翔榮祖登城西樓彈之無不折翅而下

王敬則年二十餘善拍張補刀戟左右宋前廢帝景和中嘗使敬則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無不中乃補俠轂墜主後至大司馬

梁王神念爲爪牙將軍少善騎射旣老不衰嘗於高祖前執二方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絕群伍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竝一時妙捷

